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

亨

口 9

3279

2

和 20
2/34
2

和 20
2/34
2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四

信濃上田 加藤勤士成甫著

移蔡帖

唐太子太師顏真卿

真卿字清臣玄宗朝為平原太守初知安

祿山將反因霖雨修城壕疏義說文云城

不可毀也內曰城外儲倉廩疏義漢書天

曰郭壕者城下池也疏義令注疏云米藏曰廩疏義祿山既反牒真卿

臺府移文屬郡曰牒疏義鶴林玉露曰今世將兵防河津真卿

遣使間道奏之。玄宗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奏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又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及召募勇士。〔疏義〕募廣求也。又招也。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賈先陷東京，時死節臣李愷、盧奕、蔣清三人之首。〔疏義〕案史：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酉，安祿山陷東京、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愷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愷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廐，使人執愷，奕及來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徇河北諸郡。〔疏義〕徇巡也。至平原，真卿執使斬以徇，取三首結芻，續體。〔疏義〕芻藁也。棺斂葬之，為位祭哭。由是諸郡多殺賊，相應共推真卿為盟主。時真卿從兄常山太守杲卿亦方起兵討賊，會真卿自平原遣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杲卿乃以謀擒斬賊將等，遂散井陘之

入。杲卿乃以謀擒斬賊將等，遂散井陘之

敵解饒陽之圍

疏義案史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先是安祿山使其將

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又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至是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顏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眾詣郡受犒賚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袁履謙馮虔等携酒食妓樂往勞之并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井陘之眾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馮虔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脅今且宣聲云李光弼引

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於是河北響應凡十七郡同日皆歸朝廷祿山方欲攻潼關聞之不能進而還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賊將史思明等卒引兵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鄰郡守將擁兵不救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送祿山祿山數之
疏義數所主反責曰我奏汝爲官何負於汝而反
疏義昔恩忘德

日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疏義羯虜種也

晉時匈奴別部人居上黨武鄉羯室因號胡戎為羯天子擢汝為三

道節度使疏義三道謂平盧范陽河東恩幸無比何負

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

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

汝何謂反也臊羯狗疏義臊犬豕膏臭也胡戎猶犬豕故曰臊

羯狗蓋罵之辭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丹

之疏義丹者剔人肉而置其骨也比死罵不絕口賊鉤斷

其舌顏氏死者三十餘人繼真卿又破賊

拔郡軍聲大振平盧軍將劉客奴等遣使

與真卿相聞請自効疏義聞通聞也効真

卿惟一子才疏義才與裁同十餘歲使踰海詣客

奴為質軍中固請留之不從尋潼關失守

疏義案史天寶十五載夏六月帝聽揚國忠之言遣中使

天子使私使趣哥舒翰復陝

洛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將崔乾祐

之軍于靈寶西原翰大敗諸軍皆潰翰獨

與麾下百餘騎入關乾祐進玄宗出奔蜀

而賊遂陷長安矣於是太子亨即位于靈

武是為肅宗真卿自河北以蠟丸疏義通鑑後晉

紀云為蠟丸從水竇出入胡三省達表於

靈武肅宗加官真卿拜致赦書真卿即頒

下諸軍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

徇國之心益堅疏義以身從物謂之徇未幾廣平王

俶郭子儀等收復兩京天寶之末外阻內託子儀自朔方提

孤軍轉戰逐北誓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

大難畧平遭纓諸說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忠誠精確履險冒難始

終如一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歐陽脩曰雖唐命方永亦由子儀忠貫日月

及郭汾陽疏義外阻內託阻隔也託亂也

綴旒綴聯也旒旗之垂者即旗脚也借以喻其易斷遭讒譖說奪兵柄案史肅宗乾

元二年春三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魚朝恩素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

帝秋七月帝召子儀還而李光弼又屢敗京師以李光弼代之

思明等賊勢大鉅疏義鉅女鞠反說文云鼻出血也增韻云戰敗

北也六書故云兵敗而唐朝再興焉真卿者被血謂之敗鉅

復朝為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疏義謂開創之始也

周易屯卦彖傳曰天造草昧不暇給疏義言為

本義云草雜亂也昧晦冥也疏義百官肅然疏義

淺也而繩治如平日彈治也宰相厭其言出之尋召為刑部侍

飭然整疏義宰相厭其言出之尋召為刑部侍

郎時李輔國方藉勢貳間兩宮而玄宗遂

遷西內疏義天子宮禁曰內今玄宗所遷甘露殿在西苑之中故曰西內也

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玄宗起居輔國

惡之又奏貶之代宗自陝還也疏義廣德元年十月

吐蕃入寇帝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

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十二月帝還

安真卿時爲尚書右丞請先謁陵廟而卽

宮疏義漢以來天王所葬曰山陵宰相元廟者貌也謂先祖形貌所在也宰相元

載以爲迂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公再破

壞邪載啣之載時專權多引私黨恐奏事

者攻訐其私乃給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

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

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

耳目也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

卒成幸蜀之禍陵夷疏義與陵遲同言王道替頽若丘陵之漸

也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

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

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

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

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復誣貶之至德宗朝楊炎當國時真卿還在朝亦以直不容及盧杞爲相益惡真卿欲復出之會李希烈反陷汝州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

疏義三朝指玄宗肅宗代宗在德宗之朝而言焉故不數之也

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

真卿時爲太子太師乃詔遣真卿宣慰希

烈

疏義宣慰謂宣傳上旨而安問之

舉朝聞之失色真卿

乘驛至東都留主止之曰往必不免宜少

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

既至欲宜詔旨希烈使兵環繞慢罵拔刃

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乃麾衆令退就真

卿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真卿每與

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

希烈欲遣真卿還會降將李元平在座真

卿責之本傳云希烈使元平說真卿真卿

尚無兵戮汝元平慙密言希烈留真卿不還

時朱滔等四人僭王號疏義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

俊稱趙王李各遣使詣希烈勸進疏義明納稱齊王

錄太宗紀註云勸希烈示之真卿曰四王

見推不謀而同真卿曰此乃四凶何曰四

王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

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他日四使同在

坐謂真卿曰都紗即希烈官將稱太號而太師

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紗也真卿叱曰汝

等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

兄也吾年且八十官太師知守節而死耳

豈受汝曹誘脇乎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

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云將阬之真

卿怡然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

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荆南節

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敗亡其所持旌

節疏義綱鑑補漢文帝紀註云節以旄為

之上下相重如竹節凡以王命往來者

必持節以為信案析羽為旌節之制希烈懸析羽於抄故曰旌節非旌與節也

使人以旌節及首級疏義秦法斬一人頭賜爵一級因謂之首

級示真卿真卿號慟疏義慟大哭也投地絕而復

蘇自是不復言會希烈黨周曾等謀襲希

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曾死希烈乃拘送真

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作遺表墓誌祭文三

顏集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

謀稱帝遣使問儀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

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僭號遣

其將辛景臻謂之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

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

久之希烈卒遣人殺真卿終死焉年七十

六案真卿之死本傳不書歲月綱目為德宗興元元年甲子八月今此帖以自汝

移蔡為貞元元年正月據綱目則真卿死之明年乙丑歲也周曾事綱目為建中四

年癸亥三月而不載移真卿于蔡事或恐移蔡本由曾事而其移則實明年甲子正

月也然則此帖負元當作興真卿太節功

業已偉然而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

直道不萌於心嘗封魯郡公天下不以姓

名稱而獨曰魯公云宋祁曰當祿山反哮

噬無前疏義哮豕驚聲齧也無前謂無當前拒之者也與出師表無前義

不魯公獨以烏合疏義如烏鴉之合嬰其聚言教練無素也

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疏義

釋名云偃蹇者偃息而卧不執事也蹇跛蹇也病不能作事今託病似此也為

姦臣所擠疏義擠排也陷也見殞賊手毅然之氣

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其行事當時亦

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太節蹈之無貳色何

耶彼忠臣誼士疏義誼與義通用漢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唐

明皇詔寧以未見信望于人疏義望讀如改義

望要返諸已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

也嗚呼雖于五百歲其英烈言言疏義魚中反與

閨通和悅而諍也又中正貌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林之奇曰燕伐齊七十餘城皆為燕有初

未聞忠臣義士有發憤之氣也及王蠋死

節義不北面於燕然後齊士靡然從之疏義

靡隨也靡然如草之隨風而偃七十餘城復為齊有燕將

破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無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義吾以子為

將封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軍
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
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耕於野國既破亡
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
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
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
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
祿者乎乃相聚求王子立之是為襄王遂
復齊疏義屠漢書高帝紀曰諸侯並起今
屠沛註顏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
人如屠六畜然○朱子曰程沙隨深詆王
蠋忠臣不事兩君之言竊疑其失將啓萬
世不忠之弊夫出疆載質乃士之不得已
曾謂以是為常耶楚漢之間陳平猶得多
心之謂況蓋天下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苟
平世乎其艱難之際有一為唱則聞風之人孰不

從之祿山煽亂

疏義煽本使火熾也借以喻動兵

河北二

十四郡莫不失守及真卿首倡忠義而諸
郡由是多應然則唐室中興雖郭子儀李
光弼之功而其實則真卿為之倡也

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
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

祿山既反譙郡太守

疏義揚萬石

降之逼真源

令張巡使迎賊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

廟

疏義唐追諡老子曰起兵討賊至雍丘
玄元皇帝所在立廟

拒賊將令狐潮力戰却之潮復引兵數萬奄至城下巡乃開門突出身先士卒直衝賊陣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卻即食裹瘡復戰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

良天

疏義綱鑑補註云勞去其勤苦也如平日潮曰說巡

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

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久之朝廷聲問不通潮又以書招巡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

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也巡陽許

諾

疏義綱鑑補註曰羽陽尊懷王爲義帝註云陽外也

明日堂上設

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巡使其

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

疏義聞與問通謂相存問

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

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

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

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賊苦攻數月

兵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終不下賊將襲寧陵以斷巡後巡遂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賊亦至巡遠與戰大破走之賊將尹子奇又益兵來攻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擒將殺卒甚衆於是遠謂巡曰公智勇兼濟遠爲公守公爲遠戰遠位本在巡上至是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居中調軍糧修戰具而戰鬪籌畫一出于巡巡所獲車馬牛羊

悉分軍士秋毫

疏義禽獸之毛至秋而未銳秋毫謂纖小無入

其家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酌勛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推牛饗士

疏義推擊

也饗者設盛禮以飯賓也

盡軍復出戰晝夜數十合屢

摧敵鋒而賊攻彌銳城中食盡襍米以茶紙樹皮爲食士卒消耗飢疲皆不堪鬪乃更修守具禦之賊盡攻擊之術而巡隨方拒破所爲皆應機立辨

疏義辨具也前漢書韓信傳曰多多

益辨是也賊服其智不敢復攻於城外穿壕立

柵以守疏義柵編也巡亦於其內作壕以

拒之時在近諸將觀望疏義觀望持兩端也莫肯救

賀蘭進明在臨淮巡令其將南霽雲犯圍

而出告急進明嫉巡遠聲績出已上不肯

出兵且愛霽雲勇壯強留之具食作樂延

之坐霽雲忼慨語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

食月餘日霽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

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

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曰按所佩刀斷

一指通鑑作齧落一指血淋漓疏義淋漓以示進明

曰霽雲既不能違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

為信一坐大驚皆為感激泣下霽雲知進

明終無出師意即馳去又冒圍入城賊圍

益急或議棄城走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

保障疏義晉語韋昭註曰保障蔽扞也若棄之去則是無

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巡士多餓死巡

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

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
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茶
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
至煮鎧弩以食。城中知必死，而莫有畔者。
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
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
死當爲厲鬼以殺賊。」疏義：厲與禡通，鬼災
作禍城遂陷，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督戰，
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巡曰：
「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怒，以刀抉
視之，齒所餘纔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
爾附賊，乃大免也，安得久？」子奇服其節，將
釋之，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不應。
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疏義：霽雲於南氏
曰：南八男兒，大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
「夫也激之之辭。」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
乃與遠及萬春等皆死之。巡年四十九，且
死。疏義：且起旋其衆同斬者見之，或起或

泣巡曰安之死乃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

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焉疏義陽陽自得貌初號

王巨引兵東走也巡有姊嫁陸氏遮巨勸

勿行巨不納賜百緡弗受疏義僖公二十六年公羊傳註

曰弗者不之深者也則此書弗蓋以見烈婦之志也為巡補縫行間

軍中號陸家姑先巡死之巡長七尺餘鬚

髯如神氣志高邁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

庸俗合時人六叵知也疏義文語解曰叵音也後漢書呂布傳布指出為清河令治

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是也績最疏義考課之法上功曰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

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疏義秩滿任滿也荷疏義察疏義雜記曰今

詮格年二十以上方許出官州縣官以三年為一任還都時楊國忠

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巡答

曰是乃為國怪祥疏義昭公十八年左氏傳註曰祥變異之氣

朝官不可為也更調真源令疏義調土多

豪猾大吏萃南金樹威恣肆巡下車以法

誅之餘黨莫不改行為政簡約民甚宜之

其守睢陽也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

無不識

疏義識始也

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

衆共甘苦寒暑雖所養

疏義所養厨役也分而言之則取薪

者謂之厨炊

烹者謂之養必整衣見之以故下爭致死

力能以少擊衆未嘗敗也議者皆謂巡蔽

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睢陽自

是祠享巡遠號爲雙廟云

文天祥題雙廟詞曰爲子死孝

爲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

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睢陽愛君許

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

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歛云亡好烈烈轟

轟作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

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沈音容儼雅枯木寒

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

疏義光岳氣分案光日星也岳山岳也氣

分者其秀靈之氣分散而不復鍾也蓋謂

時運之衰嗟哉人生翕歛云亡好烈烈轟

轟作一場案箭來風疾曰翕風歛與歛同

暴起也翕歛猶云倏忽烈烈火盛貌轟與

鞠同車聲也皆借以形容其勢焰之盛也

此二句泛言人生短夢假令富貴轟烈亦

止夸耀一時身死則歇何足貴流芳晉桓

溫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綱鑑補註云流芳傳善名也郵亭前漢書

平帝紀曰因郵亭書以聞註云郵亭行書

之舍卽今驛遞○案

此詞文山集不載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四終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五

信濃上田

加藤勤士成甫著

衣帶中贊

疏義徐師曾曰案字書贊稱美也字本作讚其體有三曰雜贊曰哀贊曰史贊案此贊蓋亦雜贊之類也

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天祥字宋瑞

劉定之文山詩史序曰公集杜句詩書姓某履善甫者指

南集中所謂范睢變張帝熈度宗之嗣是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帝熈為德祐帝端宗即位號為孝恭懿聖德祐初元兵已渡

江東下勢日迫矣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率

縮頭駭汗天祥時知贛州慨然發郡中豪傑提孤兵獨赴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既至上疏言抗敵之策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已而諸路州縣屠陷降遁相繼而元兵既至臨安

北闕矣

臨安卽宋南渡以後所都

天祥前頻請與敵血

戰以死

衛宗廟至是又請已帥衆背城一

戰右丞相陳宜中不聽而遂白太皇太后

理宗之后謝氏帝暴遣監察御史楊應奎

卽位尊曰太皇太后

奉傳國璽以降元元將伯顏受之而欲執

政來面議遣使召宜中宜中先已夜遁太

后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往天

祥辭官不拜遂挺身奉命如元軍與伯顏

抗議爭辨伯顏大怒群起呵斥天祥益自

奮伯顏顧其舉動不常留之不還天祥怒數言歸伯顏不聽伯顏屬將唆都從容說

天祥曰木元將興學校立科舉疏義置詞賦明經等

舉之科也以丞相太宋為狀元宰相疏義陔餘叢考曰狀

元之名唐已有之自武后初試貢士於殿前別其等第門下例有奏狀其居首者因

曰狀頭亦曰狀元今案鄉試省試殿試謂之三場鄉試中式者第一人曰解元省試

中式者第一人曰會元殿試中式者分為三甲第一甲三人其第一曰狀元第二曰

探花第三曰榜眼然宋王曾三試皆第一人曰狀元三場一生喫著不盡然則解元

會元亦通今為太元宰相無疑丞相常稱曰狀元歟

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為太元

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莫言

天祥哭而拒之繼又以賈餘慶為右丞相

充祈請使如元軍嘗與天祥同坐天祥面

斥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降將呂文煥

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

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

族為逆尚何言疏義案史咸淳十年秋九

兵出淮泗呂文煥領舟師出襄陽爭先向導水陸並進攻沙市新城都統邊居誼力

戰死之鄂州降德祐元年伯顏留阿里海牙守鄂而與阿朮率大軍渡江順流東下時沿江諸將多呂文煥等慚恚伯顏遂不氏部曲望風降附

遣天祥拘之使北尋伯顏入臨安城取帝

及大皇太后皇太后度宗之后全氏帝暴即位尊曰皇太后

北去而度宗二子益王是疏義古廣王昀是字

留在浙東元兵方追之天祥尚欲奉之以

圖恢復及至鎮江與其客杜許等密謀脫

許曰不幸謀泄當死死有怨乎天祥指心

自誓曰死靡悔且辦匕首疏義辦辦通周禮考工記曰辦

民器註辦猶具也匕首短劍也事懼不濟

挾以自殺遂與許等十二人夜潛出至真

州城下城主苗再成出迎喜泣延之入城

與議國事時揚州守將疑天祥為敵作間

使再成亟殺之再成識天祥忠義以兵道

之抵揚州城下方備天祥甚急衆相顧吐

舌疏義驚懼之狀也天祥乃變姓名東出道遇元

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

得餘糲羹疏義糲古糲字息咸反以米和羹也行而元兵又

至衆伏叢篠中二樵者以蕘荷天祥去得

脫更轉汎海以求二王時益王已卽位于

福州是爲端宗而天祥遂至矣卽以爲樞密使

同都督諸路軍司馬招豪傑募兵士開府

經畧以規進取疏義規計畫也時屬將吳浚旣降

元因來說天祥降天祥責以本義斬之遂

敗元軍及復數州縣而諸路將帥亦屢報

捷軍勢稍振大勛無集疏義無欲及下之辭集成也而興

國之戰不利至罕坑兵盡潰別將趙時賞坐天祥肩輿

後元軍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逸元將逼求俘虜人

識認有曰此趙時賞也時賞奮罵不屈被執者或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遂死

之疏義肩輿卽今轎也○一紆志曰天祥時顧崖石祝曰天相作宋願以崖石墮塞

兵路言訖石果墮元兵不得進後人因名亭曰相石解縉曰石大如數間屋忽然自

山頂震落當路徑徑元兵大驚稍却天祥由是得脫去鄒鳳輩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

父子兄弟相勗肩輿白及以爲榮蕭文琬父子督饋餉亦在是役幸而不死退而筆記

是日事甚詳而今宋史及元之天祥傳云罕坑之戰得趙孟滌給元兵以免而已蓋

宋史作于元盛時故于天祥事時誣陋至云丞相求爲黃冠等語欺罔尤甚顧豈爲

天祥輕重也疏義天相祔宋妻子幕僚等相疑若之訛黃冠道士冠也

皆被執

疏義案史景炎二年夏六月文天祥敗元人于零都遂次于興國縣

秋七月使張日中趙時賞等帥師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

襲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乃引兵走即鄒鳳于永豐鳳兵先潰恒窮追天祥

天祥至方石嶺恒及之鞏信拒戰箭被體而死天祥至空坑恒又及之張日中奮力

戰元兵少却恒麾鐵騎橫擊之日中身被十餘創猶手及十餘騎而死兵盡潰天祥

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與幕僚客將等嘲導檣贊賓客將主皆被執訛問稱姓

杜許鄒鳳衆騎逸去遂奔循州天祥尚收拾散亡以謀後舉而未幾端宗亦崩群臣

多欲散去丞相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

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

入爲旅百中興者寒浞執夏后相子少井爲成

旅能布其德以收夏天若未欲絕宋此豈衆遂誅浞復禹舊績

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主即廣王後改封改元

祥年八歲天祥聞王即位上表自劾詔加

少保信國公會軍中大疫謂之疫者釋名

曰疫役也言其流行家士卒多死天祥母

至猶戶役之不能免也

亦病沒長子復亡而家屬皆盡太勢已不

可支疏義支天祥尚會諸將討劇盜等于

潮陽破之而殘賊又導元兵來倉猝突至

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疏義案史天祥興元

鄒淵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盜陳懿劉

興于潮興死懿道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

祥力不支帥其麾下走海豐張弘正追之

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

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吞腦子疏義本草綱

被執鄒淵自刎而死

附子不死別將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

異名及至潮陽元將張弘範見之左右命

子俊及至潮陽元將張弘範見之左右命

之拜椿以戈不屈弘範乃釋其縛以客禮

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尋厓

山戰敗宋亡矣厓山軍潰陸季夫先驅其

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

不可再辱辱即負帝同溺楊太后聞帝崩撫

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

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張世傑葬

之海濱尚欲求趙氏後謀入廣颶風大作

將士勸世傑登崖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

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

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

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

濤愈甚舟覆遂死之疏義艱關卽間關也

颶風颶音貝海中大風柁樓船樓也一曰

舳屋露香仰天焚香也○黃衷曰厓門之

變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後先仗節以死

予嘗飲其風而悲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

如泉如廣水皆孤軍倉皇駐驛無可

據之地守臣制帥死者執者叛以降者

迅蓬斷無可圖之將收亡集散裂裳以戰
姑乾而飲酒無可用之兵亡君立君遺孽
弱息無可全之勢日變星隕玄機厄兆後
無可爲之時三君子者豈非燭微者哉且
猶問關南遼四歷年所瞿瞿然皇皇然致
望乎義勝者濟庶幾一旅一成之奮卒之
魂濤滄海血碧紫市而後已孔子所謂臨
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歟嗚呼否泰相乘世
祚幾易而綱常元氣獨磅礴於宇宙無窮
之內者三君子之天定矣疏義倉皇皇與
追通急也倉皇猶倉卒忽遽貌制帥謂紆
制一路之將帥如制置使之類颺迅蓬斷
颺狂風也迅疾也蓬草名其萃如柳絮好
亂飛言支離渙散不復相維持如斷蓬之
亂飛於迅颺然遺孽弱息廢寡婦也息小
兒也玄機厄兆玄機天文也厄本作厄艱
也又災也兆事之先見者上句日變星隕
卽是也瞿瞿然眼目速瞻貌皇皇然有求

而不得之貌魂濤滄海言英魂留在滄海
之底時起怒濤也血碧紫市血本赤塗地
而成碧色也磅礴林雲銘曰充塞也於是
宇宙天地四方曰宇宙往古來今曰宙於是
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

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

宰相也天祥泣然疏義流出涕曰國亡不

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

戴其心乎弘範又曰國已亡矣殺身以忠

誰復書之天祥曰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

周粟人臣自盡其心豈論書與不書弘範

為改容乃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

即絕不食

天祥即吉州廬陵人

意擬

疏義擬揣度以待也

至廬

陵得瞑目長逞

疏義說文云瞑翕目也逞古往字長逞謂死

含

笑入地不失首丘之義也

疏義禮記檀弓曰狐死正丘首

仁也蓋謂不忘其本也

即為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

祖

疏其辭云烏乎自古危亂之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

吾生不辰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真

漢有知尚哀監之疏義真漢天至八日猶也出莊子此謂祖禰在天之靈

生天祥以為既過鄉州失初望矣委命荒

濱則立節不白盍少從容以就義乎乃復

飲食既至燕館人供張甚盛

疏義漢書疏廣傳曰供張

東都門外網鑑補註云供謂供具張設也

天祥不寢處坐達旦

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元丞相博羅等見

天祥天祥入長揖欲使跪之天祥曰南之

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博羅

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

屈仰首與之抗言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

土地與人

此以宜中餘慶等獻國降元誣詰天祥耳故天祥所答如後云

而復逃者乎此謂自鎮江脫歸也天祥曰奉國與人

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

不去去亦謂脫歸也餘去者必非賣國者

也予前除宰相疏義品字箋曰拜官曰不除謂除故官就新官

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

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

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

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

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

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劉聰陷晉洛陽遷懷帝于

平陽愍帝即位于長安聰又陷長安愍帝

出降於是瑯琊王睿即位于建康是為元

帝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靖康之禍

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

炎端宗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

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

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宋已降元益王廣王自嘉會門

出渡浙而南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

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雖無傳受之命
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
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
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
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
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
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
羅欲殺之元主不可乃囚之坐卧一小樓
足不履地作正氣歌以述已志焉會中山
有狂人自稱宋主欲取丞相元主疑丞相
爲天祥乃召天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
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
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遂殺之
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東卒
曰吾事畢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是贊卽
其衣帶中所有也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
如生焉尋義士張十載負其骨歸葬吉州
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

至人以為忠孝所感云楊慎曰千載字毅

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

還至吉州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

遂寓於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

留燕三年潛造一櫬文山受刑後即藏其

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

出收其屍千載拾骨寘囊并櫬南歸付其

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

斷其子心動毅然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

衆服公英爽可畏劉西溪紀其事贊於文

山像後曰同時之人能不穎此昔忌其生

今妬其死疏義并櫬案并之為物必戴於

首因借為負戴之戴孟子集註曰戴任在

首鉅潘岳西征賦註曰鉅鉤也英爽昭公

七年左氏傳曰有精爽至于神明精爽即

英爽也案字書爽神魄也陽曰神陰曰爽

穎此此者此然汗出之貌○王世貞曰余

讀趙弼文山傳深信及風未起之說案文

山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

不辨者數日宮中皆秉燭而行羣臣入朝

亦藝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

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大保中書平章政事

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洒掃

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字羅行初奠禮忽

狂飈旋地而起吹沙衮石不能啓目俄捲

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雷鳴如怨之

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

公天果開霽事雖與周公不同然其忠誠

格天一耳疏義及風未起之說尚書金縢

曰天乃雨及風未則盡起衮石案衮滾通

用大風轉石也明清間詩云衮石案衮滾通

可見滾字有運轉之義司空隱雷聲也

隱與殷音義並同○案趙弼所傳未知實

否姑天祥為人豐下疏義春秋文公元年

錄之天祥為人豐下左氏傳曰毅也豐下

錄之天祥為人豐下左氏傳曰毅也豐下

錄之天祥為人豐下左氏傳曰毅也豐下

必有後于魯杜注英姿俊爽兩目炯然自

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胡銓等像

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疏義

俎豆皆祭器也俎以非夫也疏義夫南弱

冠疏義甫始也禮記申奉廷對疏義廷對

天子親策士天祥奉廷對在理宗寶祐四

年五月弘簡錄云年二十舉進士對策以

擢為第一即指之陳君道之大本經世

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時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

古誼若龜鑑忠肝如當官者董宋臣請遷

都避敵也上章乞斬之疏義案史理宗開

報日急朝野震恐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

四明以避敵鋒天祥時為寧海節度判官

上書乞斬呂師元疏義師元弘偃蹇傲命

之不報疏義春秋哀公六年左氏傳曰彼皆偃

也疏義注云驕傲也與第四卷所云偃蹇

字同而疏義又上章乞斬之疏義案弘簡錄帝

意異疏義又上章乞斬之疏義案弘簡錄帝

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浙西江東制置使

度之命也宋之世翰林謂內制中書謂外制其後并混謂之兩制當制謂宿直當暮制也五車韻瑞引晏公類書曰上命盧杞為饒州刺史袁高宿直當草制遂執以謁宰相宰相不悅遂以義裁之疏義案史度改命舍人即是也夏四月天祥權直學士院當制語諷賈似道稱病要君又不肯呈稿時內制相義必能如此故曰以義裁之既督軍禦元劉洙羅開禮等戰死也為製服哭之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及勤王詔至奉之涕泣痛自抑損罄家貲為軍費起兵以來斷斷焉疏義斷斷殫力竭謀扶顛持誠一之貌危以興復為己任鞠躬激厲獨行其志雖遭讒逢憂崎嶇間關百挫十折有進而無退屢躓而愈奮故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沉族而不顧閔督府疏大將曰督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府署也而遙請師令稱幕府文武士者疏義陔餘叢考曰古所謂幕府指將帥在外之營帳而言之不可悉數皆一念向

正至死而靡悔厓山之戰

疏義厓山在廣州新會縣之海

中兩山相對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故又曰厓門帝昷祥興二年春二月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弘範無如之何張弘範數使人

招張世傑世傑死守不從歷數古忠臣以

答之

疏義案史世傑有甥韓時在元師中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

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弘範乃令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

天祥為書招之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

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

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疏義案零丁洋在廣州香山縣東零丁孤

苦也洋名零丁天祥被執而過之宜其有詩也全詩云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

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沉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數零丁人

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後漢書吳祐傳殺青簡以寫經書註云殺青者

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汗青二字蓋本于此弘

範笑而置之竟不能逼已北居獄四年忠

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

馬司籍所存上之

疏義籍簿錄也觀者無不流涕

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云薛瑄曰

當宋室無亡之秋其守帥憑堅城握強兵

望風送款疏義正字通曰款衷曲也投戈

屈膝者相望也疏義投戈屈膝降者之狀也相望者謂前者之背當

後者之面連而文山吉安府有文筆峯以

狀元宰相奮孤忠以報國誓將返濛汜之

日於中天疏義汜詳子反濛汜日入處提

疲卒當勍敵雖流離顛沛疏義流離漂散也顛沛傾覆也

困苦艱危脫身死亡之餘而憤憤興復之

志猶庶幾於萬一及赤手起兵疏義赤手徒手也

雖苦戰不支以歸而長揖元之君相不拜

蓋此身可壑疏義壑或可粉而志不可以

威武屈卒之從容就死以成仁其大節炳

耀軒轟宇宙間疏義炳耀顯著照明之貌

解見凜凜乎疏義凜凜寒狀也立萬世君臣之大

義下甲視棄滅天常之降臣叛將疏義天常

于春秋文公十八年左氏傳所載大史克

之語君臣之大義出於天理之自然萬古

不易故謂曾太豕之不如則其忠賢冠絕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正氣歌序曰予囚北庭坐一土室疏義土室地牢

也廣八尺深可四尋疏義爾雅曰四尺謂之尋

單扉低小疏義單隻也扉戶扇也白間短

窄疏義宋黃繁傳皎皎白間註云窓也以白塗之窓白明也窓者室之所受明之

處故謂之白間也註塗白之汗下疏義汗說恐非窄與迤同迫陜也音蛙窄

也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兩潦四集

浮動床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

瀾時疏義連也猶謂漫瀾則為土氣乍晴暴熱

疏義暴蒲報友驟也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蒼陰新

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疏義寄託

也頓貯也或陳陳逼人時疏義陳舊粟也謂之藏寄陳陳謂其相仍

通人謂其氣則為米氣駢肩雜還疏義駢聯也駢

肩謂獄外人行之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

或圍溷疏義圍溷糞舍也或死屍或腐鼠惡氣雜

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

厲疏義厲病也又害也而予以孱弱疏義孱弱也俯仰其

問于茲二年矣嗟呼是殆有養致然然爾

疏義有養致然四字句然爾猶然而也文語解曰爾與而聲異而音同亦可以為據蓋下此一轉語以起亦安知所養何哉孟

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

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

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曰天地有正

氣雜然賦流形疏義周易乾卦象傳曰品物流形下則為

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

溟疏義溟通冥蒼溟即楚辭所皇路當清謂青冥正字通曰青冥天也

夷含和吐明庭疏義皇路即洪範所謂王之路也清夷二字蓋取於

古詩乾清坤夷之句林雲銘曰此二句言處太平之朝雍容獻納其氣不可得見

時窮節乃見一一無丹青疏義說文青東方色也木生火

从生丹青之信言必然凡遠視之明莫若丹青黑則昧矣然則凡圖畫史傳可以

取信於後世者在齊太史簡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

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

執簡以往聞在晉董狐筆晉靈公不君趙盾驥諫靈公飲

盾酒伏甲將攻之其下知之扶盾以下盾

遂出奔盾昆弟趙穿襲殺靈公而迎盾盾

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殺者趙穿我無罪狐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在秦張良推張良其先相韓五世父誰而秦始皇滅韓良家僅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欲爲韓報仇始皇東游良得力士爲鐵椎重二十斤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甚急良更名姓亡匿遂從高祖滅秦而立韓公子橫陽君是爲成侯及項羽殺成侯復從高祖殺羽因辭祿託辟穀導引以終或問良鐵椎之計不已疎乎程子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下鐵椎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爲謀耶疏義狙擊狙獸名狙之伺物必伏而俟之故凡伏擊之者曰狙擊是爲成侯案史云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則此曰良破秦滅楚始終爲韓報仇耳非欲時曰良破秦滅楚始終爲韓報仇耳非欲

爲漢用也後自託於神僊之說以遂其不欲仕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未有能窺之者惟程子嘗言之又以爲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子房能用高祖矣在漢蘇武節漢武帝遣其可謂知子房矣以使匈奴武與副使張勝等俱至匈奴致漢命單于方欲送還武等會虞常等陰謀劫單于母及殺前降者衛律歸漢常以謀告張勝事覺單于怒欲殺漢使其臣曰宜皆降之單于廼使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律驚抱持召醫爲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會論虞常罪單于又欲因此時降武旣斬常律曰漢使張勝當死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復舉劔擬武武不動律乃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

空以一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
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可得乎武罵
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為降虜於蠻夷
何以女為見單于愈欲降之廼幽武置大
窖中絕不飲食會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
毛并咽之數日不死乃徙武北海無人處
使牧羝羊廩食不至武掘野鼠去中實而
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既
而漢將李陵戰敗降匈奴單于復使陵謂
武曰足下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
乎且陛下法令亡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
家尚復為誰乎武曰武父子亡功德者數
為陛下所成就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
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
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勿復再言後
陵復至語武上崩武南鄉號哭歐血且夕
臨數月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而武還
漢已至詔謁武帝廟武帝留匈奴十九歲始
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矣疏義單于匈奴
天子之號猶後世之可汗漢書音義曰
單于廣大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當死
罪曰當言使罪法相當幽武置大窖中幽
囚也窖地藏也前漢書蘇武傳註云大窖
蓋米粟之窖而空者羝羊牡羊三歲曰羝
廩食古者給人食取之於倉廩故因稱
文州字湯饒漢書刑法志云秦大辟有饒
亨之刑註顏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饒以
鬻人也且夕臨增韻云臨喪哭也喪為嚴
禮有朝夕哭須髮須鬚通願下髯也為嚴
將軍頭劉備襲取劉璋破巴郡獲太守嚴
顏備將軍張飛呵曰何以不降顏
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
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
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也飛壯而釋
之疏義無狀後漢書肅宗紀註李賢曰無

狀謂其罪惡尤大其狀為替侍中血都晉成
無可寄言故曰無狀也狀為替侍中血都晉成
穎反東海王越奉惠帝征穎徵前侍中替
紹詣行在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
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衆興死生
以之佳馬何為已而官軍敗績百官侍御
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所
之血濺帝衣後左右欲浣衣帝曰替侍中
血勿浣也疏義扈衛石林為張睢陽齒為
燕語曰從駕謂之扈從

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管寧

操尚稱時漢室衰微天下大亂寧往遼東
公孫度依焉廬於山谷語唯經典不及世
事專飭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在遼
東三十七年而還自寧始東也度等前後
所資遺皆受而藏諸至是盡封還之魏以
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後又徵為光祿

大夫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復不至年八
十四卒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
複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
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環堵華門
偃息窮巷并日而食厲俗獨行經危蹈險
不易其節親舊困窮必分贍救孫邕等薦
寧曰含章素質永潔淵清疏義皂帽布襦
袴皂黑色帽頭巾襦上衣袴下衣也箕股
禮記曲禮曰坐勿箕陳註云箕謂兩展其
足狀如箕也華門以荊竹織門也含章
周易坤卦六三曰含章或為出師表鬼神
程傳曰當含晦其章美
泣壯烈或為渡江楫疏義楫與櫂同行舟
具也短曰楫長曰棹
慷慨吞胡羯晉室大亂胡羯種族劉淵石
大志時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
聞鷄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居

京口糾合驍健言左丞相睿曰晉室之亂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我狄無隙毒流中土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紆之以復中原豪傑必有響應者矣睿素無志乃以復中逖為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進走後趙兵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自河以南多歸晉逖遂為取河北之計聞王敦等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發病卒豫州士女若喪父也疏義驍健驍勇而急捷也健強而有力也相魚肉喻相屠滅鎧仗鎧甲也仗刀戟總名勸課勸或為擊賊笏疏義釋名曰笏勉也課程也或為擊賊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晉宋以來謂之手板分註象笏以象牙飾之也逆豎頭破裂使唐德宗時段秀實為涇原節度卒以犒賜不豐作亂德宗卒奔奉天而朱泚乘亂反據長安泚以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快且素有人望遣召之秀實不納騎士逾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泚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衆興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秀實謀誅泚迎衆興謂同謀者曰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泚召秀實及源休等議僭號事秀實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流血灑地泚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大呼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前殺之然後諡忠烈疏義決決心懷忿恨不平之意匍匐詩經谷風

朱傳曰手足並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行急遽之甚也

疏義凜見于前列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寒氣之嚴凝也

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疏義列子湯問篇云天柱

折地維絕本寓言也因襲三綱實繫命義

之綱繫命者言三綱父為子之綱夫為妻之綱繫命者言三綱亦以此氣為存亡也

道義為之根疏義孟子曰其為嗟予遘陽

九疏義陽數盡九隸也實不力疏義林雲

不陽九謂厄運之詞借以罵所轄將士不肯力戰致已破

楚囚纓其冠疏義成公九年左氏傳晉

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

楚囚也借以喻己不肯裂冠毀冕而換胡

服也南冠二字傳車送窮北疏義禮記玉

尤切故借用之謂之傳車窮北指燕鼎鑊甘如飴求之不

可得疏義鼎鑊即湯鑊極刑也天祥至燕

之元主不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疏義

銘曰二句言囚繫之牛驥同一皁疏義皁

地靜密而幽暗也林雲銘曰用鄒陽語喻與兵卒共處今案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

露分作溝中瘠

疏義林雲銘曰初在獄偶

死案瘠瘦病也

劉向善說曰如此再寒暑

管仲死之不免為溝中之瘠

如此再寒暑

百沴自辟易

疏義林雲銘曰豈知如此者

加害猶見我而辟易者然案史記項羽本紀云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正義曰

言人馬俱驚開張哀哉沮洳場疏義下溼易舊處乃至數里

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疏義

案繆與謬同詐也巧機也此以人事言之蓋鳩殺之類也陰陽不能賊即上文百沴

辟易也二句言豈有人能以計殺顧此耿

我者乎何者陰陽且不能加害也

耿在仰觀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

極疏義林雲銘曰言身雖不死顧此耿耿

憂若與天共長矣案顧反也念也耿耿小

明心有所有不能忘之貌在語助辭浮雲

白者唐史云狄仁傑登太行山顧白雲孤

飛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今借之以言

母夫人之存已久而天祥被執未的知其故

其言如此上文所謂天祥母哲人日已遠

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疏義

林雲銘曰哲人典刑指上文十二事古人

雖遠而書存應上一無丹青展讀問覺

古道在前如與吾顏色相照映矣敢不殺

身成仁舍生取義以期無媿乎案典經也

德祐元年元兵日急池州通判趙昂發繕
壁聚糧爲固守計而都統張林帥兵降元
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吾守臣不當
去汝先出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
臣婦乎元兵薄城疏義薄昂發晨起書几
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
成雙遂與死於從容堂

汪立信初忤賈似道廢斥至元兵渡江又
詔募兵援江上立信卽日上道行與似道

遇似道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

寸乾淨地

疏義乾音干溼之反也淨潔清無垢污也乾淨地謂未汚虜氛

之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

耳旣至建康四面皆北軍立信嘆曰吾生

爲宋臣死爲宋鬼徒死無益欲控引江淮

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

風降遁又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

乃手自爲表起居三宮

疏義三宮謂德祐帝及太皇太后謝

氏皇太后全氏邵寶曰起居猶云動止卽
今之問安也東涯伊藤氏曰起居謂動靜

故候動靜曰候起居後世省呼單曰起居夜分起步庭中慷慨

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三日扼吭而卒

元兵逼撫州都紆密佑率衆逆戰元兵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兵突進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斫圍渡橋橋斷被執賊將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紆子誰不憐汝怡然疏義怡樂也自解其衣請刑遂死

元伯顏圍常州陳炤等力戰固守伯顏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日夜攻不息城遂破或謂炤曰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兵至死焉

阿里海涯疏義阿音軋海涯史畧作海牙攻潭州知州李

芾慷慨登陴疏義杜預左傳註云陴城上僻倪疏云僻倪者看視之名

俾倪即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俾倪其孔中俾倪非常登衆而守之也日以

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疏義藉枕藉也人猶飲血

戰有來招者輒殺以徇賊決水樹梯疏義樹之

言豎也梯雲梯攻具也虎韜兵城中大窘
畧篇曰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諸將泣請曰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
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
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
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
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
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
地下爾旣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
之疏義酌以明且芾召帳下沈忠遺之金
酒祭地也

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
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辭不能芾固
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
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
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
刎

夏貴家僮有洪福者從貴積勞知鎮巢軍
貴後叛降元因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
斬之貴遂誘執福父子殺之福子諱疏義
諱大

叫也顏師古曰古呼字曰何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

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

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遂

死聞者流涕元主嘗召宋降將等問曰汝

國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曰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陳文龍知興化軍降將王剛中遣使至文

龍斬之固守已而部將等導元兵開門降

元兵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

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不食死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五 終

